

带孙儿品读傅山

王大伟

传承傅山文化



寻常周末的午后,5岁多的小孙子依偎在我身边,听我闲谈。孩童心性天真烂漫,听我屡屡提及傅山,便仰起稚嫩的小脸,满眼好奇地打趣发问:“爷爷,傅山是哪一座山呀?好不好爬?”

听着孩子天真的提问,我不由得开怀一笑。懵懂稚童听音辨字,将傅山误作福山,只当是太原一座可以登高游玩的山。看着孩子清澈纯真的眼眸,我心中悄然一动。一座城的底蕴,从来藏在山河烟火与文脉传承里。傅山是人名,傅山文化,是沉淀在太原街巷烟火、碑刻笔墨中的厚重文化。趁着闲暇时光,我决意带着年幼的孙儿走出家门,踏访市井与园林,亲身触摸与感知,让傅山文化悄悄浸润孩子的童心。

读懂一方人文,始于人间烟火。我带着小孙子走进早点铺,用一碗地道的太原头脑,开启这场文脉寻访之旅。清晨的老店烟火氤氲,热气腾腾的八珍汤搭配酥脆的帽盒,是太原人代代相传的晨间滋味。

孙子看着碗中醇厚的汤羹,满是新奇。我俯身,慢慢给孩子讲述这碗吃食背后的故事。头脑,古称八珍汤,是傅山潜心研制的养生药膳。古时傅山至纯至孝,母亲年迈体弱、脾胃虚弱,难服汤药,他便悉心甄选羊肉、黄芪、藕根、酒糟等八种温润食材,调和蒸煮成软糯适口、滋养身心的美食,日日奉养母亲。

数百年来,这份饱含温情的食补方子流传民间,成为太原独有的特色美食。我轻声告诉孙儿,这便是最质朴的傅山文化。它从不是晦涩的典籍文字,而是藏在烟火三餐里的温柔善意、敬老孝亲的传统美德,是古人融智慧与温情于生活的哲学。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,小口品尝着温暖的头脑,舌尖触碰的不仅是老城风味,更是跨越数百年、温润绵长的本土文化底蕴。

食罢烟火早点,我牵着孙儿的小手,乘坐公交车去往滨河东路的碑林公园。作为全国唯一以傅山书法为核心主题的专业碑林园林,这里是承载、展示傅山文化的宝地,也是读懂傅山笔墨艺术与人文底蕴的绝佳去处。公园分为南北两园,清幽雅致、闹中取静,园内藏有两百余通傅山碑刻、百余幅传世墨迹,囊括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各类书体,完整留存了傅山一生的书法艺术成就。

踏入园区,清风穿林,草木葱茏,曲折碑廊蜿蜒错落,青石碑刻静立林间,古朴的墨韵与园林雅致相融,氛围感扑面而来。起初,年幼的孙儿只贪恋园中的花草飞鸟,对冰冷的石碑毫无兴致。我没有催促,牵着他的小手,逐一驻足碑廊之间,以孩童听得懂的话语,细细解读藏在石刻笔墨里的傅山文化。

我指着长廊中著名的《丹枫阁记》碑刻,告诉孩子,这是傅山极具代表性的书法作品。笔墨行云流水,灵动又苍劲,字字风骨凛然。傅山的书法自成一派,不求浮华精巧,偏爱质朴厚重、自然洒脱的笔触,笔墨之间,藏着 he 坦荡纯粹的处世态度。园内林立的碑刻,风格各异、气韵万千,既有工整端庄的楷书,尽显笔墨规矩,又有肆意洒脱的草书,舒展自在、意境悠远。

我慢慢告诉孙儿,这便是傅山文化的核心之一——极致的艺术造诣。傅山博学多才,一生深耕书法、绘画、诗文、金石,涉猎极广、造诣极高。他的笔墨不刻意迎合世俗,坚守本心、自成风骨,每一块碑刻、每一笔字迹,都是 he 艺术思想与人生心境的真实写照。

漫步园中,除了琳琅满目的书法碑刻,园林的造景布局也暗藏底蕴。亭台回廊、假山池水、草木石阶,与碑刻文脉相辅相成,一草一木、一碑一石,都在无声诉说着傅山文化的深厚底蕴。南园陈列着三晋历代文人墨迹,与北园傅山主碑群呼应共生,既凸显了傅山文化在三晋文脉中的核心地位,也展现了本土文化代代延续、生生不息的传承脉络。

一路上,孙儿时不时停下脚步,伸出小手轻轻比对碑上的笔画,叽叽喳喳问着各种天真的问题。我耐心一一解答,不追求年幼的孩子深谙书法章法、通晓古今旧事,只希望让他真切看见、亲身感受,让他知道,我们生长的这座城市,孕育出如此珍贵、厚重的文化瑰宝。

我告诉孩子,傅山文化不只是纸上笔墨、园中碑刻,更是融艺术、学识、德行、生活智慧于一体的完整文化体系。他精医术、善食补,以仁心惠及百姓;他擅笔墨、通诗文,以才情留存文脉;他守本心、存至孝,以德行滋养一方水土。烟火里的头脑、园林中的碑刻,都是傅山文化最鲜活、最真切的载体。

日头渐高。我牵着孙儿的手缓缓返程。短短半日,一碗烟火吃食,一方文脉园林,让懵懂孩童与古老的傅山文化温柔相遇。

文化从不是遥远晦涩的名词,它藏在烟火日常里,刻在山水园林中。一次陪伴,一场寻访,我在孙儿心底悄悄种下一颗本土文化的种子。待 he 年岁渐长、学识渐深,终将慢慢读懂太原这座城的底蕴,读懂代代传承的傅山文化,守住属于故土的文脉根脉,让这份历经数百年沉淀的本土文化,生生不息、代代相传。

横岭风景美

曹爱玲

伫立在横岭村新建的观景台向东远眺,整座太原城安安穩穩依偎于汾河谷地。汾河好似一条温润的碧玉长带,由北向南穿城蜿蜒流淌;滨河道路纵横延展,高楼屋舍错落排布,城市图景一直铺展至遥远的天际。

时至午后,天穹之上云朵聚散不定,黑白相间、气象万千,如同列阵排布。太阳时常被云层遮蔽,待到微光自云隙洒落,柔光轻轻笼罩整座城池,城市朦胧缥缈,恍若海市蜃景。被日光浸润的楼宇漾开通透的金光;云层投下的阴影,又如笔墨皴擦,化作幽深的沟壑。流云慢慢飘过山谷,小城大半隐于薄雾之间,实景与虚影相融,影影绰绰,生出空灵似梦的氛围感。我静静伫立凝望,恍惚之间,好似立于云天之上俯瞰凡尘,眼前景致真切,却又带着几分虚幻。

很多太原本地人不曾到过横岭,此番也是我初次前来。它听似远在天边,实则离城区并不遥远。

横岭坐落于尖草坪区崛围山之上,村庄因横亘山岭得名,观景台海拔网传1314米,也被赋予“一生一世”的浪漫寓意。此地原先归属于马头水乡,2021年马头水乡撤销之后,辖区划入柴村街道,横岭随之划归多福村,如今为多福村横岭村民小组。

村落南边连通多福寺、庄头村,北边临近汾河二库,向东能够望见呼延、土堂一带。早年古村顺着山坡修建,120多孔砖石窑洞层层堆叠、高低错落。从前山路崎岖、山地贫瘠,村里的年轻人陆续下山谋生,古老的山村日渐沉寂,近乎荒芜。

伴随着市、区“西山归源”沪井合作产城乡综合转型示范项目落地,这片沉寂山野重焕生机。横岭片区作为项目的关键板块,盘活闲置的山地窑洞,唤醒乡土活力,吸引外出的青年回乡创业。潮玩乡村、生态康养、滑翔飞行等新兴业态陆续落地,村内房产价值成倍上涨。所谓“归源”,不单是老旧村落迎来复苏,更是促成人与自然、都市和山野之间和谐共生。

顺着西山旅游公路前行,山路迂回盘绕,一道道弯道顺着山势缓缓抬升。每一次转弯,眼前便铺开一幅全新的山野画卷。红蓝配色的彩色公路缠绕青山,宛若舒展的绸带。车窗之外林木苍翠浓郁,城市的喧嚣,被一重一重山峦隔绝在外。

沿路时常碰见骑行爱好者,若是时间充裕,缓步徒步上山,想必别有一番意趣。

此前我们已经筹办数期“侨见家乡美”主题活动,带领归侨侨眷、海外侨胞感受故土的变迁,反响不错。今日团队奔赴崛围山,一方面是不少海归青年十分关注西山归源乡村振兴项目;另一方面,我们也打算将傅山文脉与山村蜕变的故事,讲给归侨侨眷以及身在异乡的故土儿女。

那日阳光和煦,云天流云瑰丽如梦。50余人的队伍围站在弧形玻璃栈道围栏旁合影留念,脚下玻璃倒映着蓬松白云,众人仿佛置身云海,飘然若仙。

漫步村中,好似行走于天街之上。老旧窑洞经过改造之后,生出许多充满巧思的建筑:高耸别致的拱形商铺名为“岭上有约商店”;民宿分设“天空之城”“日出咖啡”;改造为树木造型的信号塔笔直伸向晴空。走入云端民宿,更是令我满心惊叹。二楼敞开式茶室摆放着随性松弛的桌椅,院内随处安置休闲秋千。最让人动容的,便是朝东一整面落地玻璃窗。闲坐窗前品茶,静观尘世烟火、云水流转,这哪里只是一扇普通的窗子,分明是一扇开在云海之间的天窗。

平日里很少拍照的我,坐到观景平台白色的心形秋千上自拍。相片之中,秋千好似被云朵轻轻托举,我于云间缓缓摇晃。

民宿之中还设有观景客房,东侧同样配备整面落地玻璃窗。我忍不住暗自遐想,倘若夜里留宿云端:夜幕垂落,凭窗向下眺望,太原城区万家灯火绵延铺开;抬眼便是澄澈夜幕,繁星错落,明月沿着西山山脊缓缓游走。并州满城霓虹与苍穹星光遥遥对望,人间烟火和山野清辉在此相逢。一边俯瞰市井万家灯火,一边欣赏山间星月轮转,俗世的所有烦忧,尽数被远山和夜色温柔隔绝。此刻不由得忆起傅山先生《河房》一诗:“西山白云外,是吾崛围岑。”也难怪先生历经漂泊,心底始终放不下崛围这片故土。

崛围山留存着两处珍贵的傅山遗存:多福寺文殊阁下的红叶洞,立有清代“傅青主读书处”碑刻,石柱之上留存先生墨迹。早年他便在此读书治学,为附近乡民问诊看病。寺院南侧山林当中还有青羊庵旧址,为傅山亲手营建,之后改名霜红龛。隐居于此的岁月里,他于草庵栖身,拾柴煎药,在洞中研读典籍、挥毫书画,空闲之时进山采药,无偿为山下百姓义诊。一处山洞、一间山庵,伴着崛围山秋日红叶,见证傅山隐居西山、行医济民、伏案著书的漫长光阴,也为晋阳西山沉淀下厚重的人文风骨。

民宿老板娘同我闲谈,从这一扇落地天窗等候日出堪称一绝,壮阔气韵不输泰山观日。

横岭山上的这一扇云间天窗,可以饱览云天万千气象,可以见证太原城乡的日新月异,亦可品读代代传承的三晋文脉。



鸟瞰汾河 邓寅明 摄

做皮冻的李老头

利山

他说:“皮冻好吃,不靠投机取巧,不靠所谓秘方,就靠两点:收拾干净、熬得到位。”

很多人猪皮随便洗洗、焯个水就下锅,油脂刮不干净、细毛留着残余,熬出来自然浑、腻、腥气重。他和老伴做了一辈子,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改不了。不管年轻还是年老,逢年过节做皮冻,一定坐在亮堂处戴上老花镜细细挑毛。

猪皮内层的肥油,也必须刮得干干净净,一点不留,这是皮冻透亮不浑的根本。细小绒毛肉眼难辨,更要一根根仔细挑净。入口的吃食,干净是底线,这是他开店时就定下的规矩。

还有就是熬制,这是最关键的一步。

很多人熬皮冻,大火猛煮、匆匆出锅,看着熬好了,其实胶质没有彻底熬透,冷却之后软塌松散,没有筋骨,自然没有嚼劲。真正好吃的皮冻,必须文火慢熬,不急不躁,让猪皮里的胶原蛋白慢慢、彻底释放出来。火急了汤浑、杂质翻涌,火短了胶性不足、口感发柴。只有稳稳当当守着灶台,熬够时辰,汤汁浓稠醇厚,冷却后才能紧实透亮、颤而不碎。

“我从来不放乱七八糟的调料,只用最简单的葱姜去腥。食材干净、火候到位,本身的鲜香就足够了,多余调料反而压住原味。”

听完他这番话,我才恍然大悟。原来我在家做不好皮冻,不是步骤不对,是少了这份耐心、细致和较真。

80多岁的李老头,如今手脚、眼力都不如从前,可几十年的习惯半点不改。逢年过节依旧亲手备料,亲手熬制皮冻,从不批量赶工,也从不敷衍应付。他不为赚钱,只是不想辜负一众老邻里、老食客多年的惦记。

如今市面上机器皮冻遍地都是,流水线速成的吃食,省了工序、省了时间,也省掉了诚意、口感没有老味道的紧实嚼劲。

也正因如此,每到过节,业主群里大家总会不约而同艾特李老头。我们盼的不只是一盘皮冻,是这份踏踏实实、认认真真的老手艺,是快时代里难得的慢匠心。

一盆普通的猪皮冻,李老头熬了30余年。熬走了岁月,熬出了烟火,也熬暖了邻里人心。在喧嚣匆忙的城市里,这位寻常老人,用最朴素的坚守,守住了地道的皮冻味道。



AI生成图

耄仁寺

栗文政

耄仁寺里叹前贤,宁做忠良不做奸。
今日游人来此地,青山依旧水悠閑。

耄仁寺位于太原市西北方20千米处的耄仁山中。该寺始建于汉,盛于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,历代屡有毁损和重建,清末至民国期间塌损,但大体规模仍存。相传公元9年,一批西汉官员为避王莽之乱躲进深山,东汉光武帝立朝后,为表彰老臣们忠贞不二的精神,赐名耄仁山,建耄仁寺。寺院现存石佛依山开凿而成,与殿后山体相连,通高8米有余,属国内罕见的石刻艺术珍品。

耄仁寺是前贤安身修志之所
今日遊人來此地青山依舊水悠閑

栗文政
乙巳年正月廿三日於太原

趙國柱 作